

張恨水
全集

梁山伯與祝英台
孟姜女





长篇小说 ● 第五十三卷 ●

张恨水
全集

梁山伯与祝英台
孟姜女



Qa259/03

梁山伯与祝英台 孟姜女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3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0 字数：211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78-0768-X

I·746 （平装）定价：7 元
（精装）定价：9 元

序

我自一九四九年一病，到公羊六月初止，已经是五整年了。病是脑冲血症，当时突然发生，就不省人事，立刻送进医院，在医院里卧倒，前后治两个多月，才稍微好一点。好一点的程度，是能起坐，能哑哑学语，但是不能看报，吃喝便溺，也很不方便，要好成一个完全的人，还须要时候呢。

一直到去年年终止，除步行、除说话，其他方面渐渐和好人接近。有几次朋友集会，都劝我试一试写作的能力已否恢复，当时为朋友之言所激动，就答应试试看，想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题目。但梁祝故事，虽词曲里很多，而散文里很少，因此，就从当时起，在朋友方面加意搜罗。搜罗也有两个多月的光景，共得三十多种词曲和笔记，其中有民俗周刊一种提供资料尤多，我看看还可以，就动起手来了。

由一九五三年八月到十月下旬，稿子算作起来了。不过自己看了一看，还不甚满意，前后共作十多次修正。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一对男女，不得婚姻自由，誓死作正义的斗争。

这没有成熟的原稿香港的报纸刊出后，据说反应良好，华侨报纸转载的很多，这简直是一种“不虞之誉”！现在要把这部稿件印成单行本出书，出版者约我作一篇序，我就把害病的

经过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稿件之由来，写在上面。当然，还叫读了这本书的诸公，看到有不妥之处，在工夫稍暇的时候，加以指正，那实在是一件最荣幸的事。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六日书于丁香花下张恨水序

目 录

梁山伯与祝英台

序	1
一 周朝开国有太姒	1
二 一个折衷办法不能接受	10
三 改扮男装向杭州去	20
四 草亭相会	31
五 柳荫结拜	42
六 莫辜负这绿叶扶疏的日子	53
七 疾病相扶持	63
八 师母为冰人	73
九 十八里长亭相送	83
十 由回忆到回家	95
十一 两位大媒	105
十二 了不起的女公子	115
十三 拒绝马家婚	123
十四 楼台会	132
十五 讨药方	145
十六 半下午了我应该走了	155
十七 最后一面	164
十八 这里不晓得什么马家	174
十九 忽然坐船可以走	182
二十 化蝶	194
二十一 文字的来源	201

孟 姜 女

一	焚书.....	1	十 三	饮恨.....	59
二	窥园.....	5	十 四	埋骨.....	63
三	许婚.....	9	十 五	盼儿.....	67
四	步月.....	14	十 六	长眠.....	71
五	生离.....	18	十 七	寻夫.....	75
六	长亭.....	23	十 八	指路.....	79
七	分担.....	29	十 九	狂风.....	83
八	沙漠.....	33	二 十	觅迹.....	87
九	补工.....	38	二十一	恸哭.....	93
十	东行.....	43	二十二	同埋.....	100
十 一	搜囊.....	49			
十 二	恶耗.....	54	后 记		104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 周朝开国有太姒

当三月春光明媚的时候，满眼的树木，都已经翳翳向荣，那翠绿的柳树枝条，拖起丈来长的嫩叶穗子，正借着拂人衣袂的柔风，轻轻的在长空扇动。在这柳树斜对过，有一座蔷薇架，堆翠也似的长着新枝。那艳红色的鲜花，密密层层，都分布在新枝上。这种鲜花，经太阳一晒，正有一股浓丽幽香袭人。而在柳树和蔷薇架中间，正好搭着一座秋千架。这时，正有一个女子，两手挽住两根五色绳索，脚踏在吊着的平板上，一来一去，越打越高。那女子穿了红罗长夹衫，下面露出黄绫裙，脚踏齐云履，真是像大蝴蝶一样，和柳絮花影，贴住秋千架子飞舞。这架子旁边，站立着一位十六七岁的丫环，她身穿紫绫子夹袄，横腰束了一根青绫带，头梳双髻，倒也五官齐整。

她道：“小姐，下来吧！秋千打久了，你又叫累了。”

那个打秋千的女子笑道：“今天我颇高兴，多玩一刻，不会累的。”

说着，两腿齐站在平板上，手挽绳索一摇，身子一蹲，秋千又高上去。

丫环道：“下来吧！我真有事，告诉小姐。若是没有，你尽管责罚我呀！”

那女子听了，就停止秋千不打，绳索慢慢儿缓了，由缓而停止，她就跳了下来。她头上原梳的盘龙髻，鬓边贴有翠

花片，汗珠子正在上面流着。她是长圆的瓜子脸，可以说眉清目秀，通关鼻子，笑不露齿。她虽然不累，但自秋千下来口里还微微的喘气呢。丫环站在旁边望了出神。

女子笑道：“银心，你只管看我脸上作什么？”

银心道：“小姐，你说打秋千不累。我看有些不然吧？你今天多玩一会，你就脸上带了红色，额头上也出汗呢。”

那女子在衣服里取出手绢揩抹额头上的汗。叹了一口气道：“我祝英台的心事，你哪里会看得出。我玩秋千是闷不过。多玩会子出点汗，那算什么？你说有话要告诉我，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银心点头道：“当然我要告诉小姐。不过在花园里谈，怕有人听见。或者不大方便。我们同到房里谈去，好吗？”

祝英台看她的神气，好像真有话谈，便点头说可以，抬步先走，银心跟着。一刻儿到了房里，祝英台在梳妆台上支起一面铜镜，看了镜里人影，笑道：“这房间里有四个人，从你的口里说出来，由我的耳朵听了进去，这里没有外人，你就说吧。”

银心站在小姐面前，倒是一楞。便道：“这房间里共只有两个人，何以忽然加起一倍？人在哪里？”

祝英台道：“这有什么不懂？我们在镜子里面，（注：晋朝没有玻璃，镜子都是铜制的。）各有一个影子呀。”说着，就在梳妆台前团几上坐着，对她微笑。

银心这才懂了。因道：“你不是闷不过，才去打秋千吗？我就能猜着你那番心事。”

祝英台道：“好的，你就猜猜看。”

银心道：“你时常这样说，你要像男子一样，也要出外

跟从名师，求学几年，回家来，装成一个满腹诗书，才不辜负父母所生的这一表人才。听到有一位周老师，倒是满腹文章。而且道德高尚，决计想去杭州，（注：杭州这个名称，隋朝才有。隋以前，汉朝的时候，名曰钱唐县。唐字旁边加个土字，是唐朝加的。所以这书出在晋朝，应当说钱唐县才对。可是戏剧故事书，都说上杭州，只好从俗。）拜进周老师的门下。不过最近听到周老师有离开杭州的一说，所以闷闷不乐。你说，我猜得对也不对。”

祝英台抿嘴微笑道：“正是如此，我也和你提过的。”

银心一按桌子道：“我们家王顺最近曾往杭州一次，他说周老师依然在尼山设馆，因为去馆不远，有一片杂货店，是王顺亲戚开的，所以打听的消息，非常确实。”

祝英台望了她道：“这话是真？”

银心道：“你叫王顺来问上一问，便知真假啊！”

祝英台道：“好的，我去叫王顺来一问。若果然不错，今天和两位老人家闲话，我就要提出来。非到杭州去求学不可了。”

银心道：“我说怎么样，一猜就猜中了吧？去叫王顺来吗？”

祝英台点点头。原来王顺是这祝家打杂的，一叫就来了，祝英台一问，果然千真万确，祝英台自己盘算了一会，怎么向父母进言，约莫半下午的时候，父母都在小客厅闲话。祝英台慢步进屋，喊了一声“爹、妈。”

原来她父亲祝公远当年曾作过县令，因为膝下无儿，只有这个女儿，人口简单，银钱有了，不作官也罢。因此告老还乡。母亲滕氏，也是十分疼爱女儿。看见了英台，便道：“打过了秋千吧？瞧，你这身上红红儿的，怕要受累呢。”

祝英台道：“上午打的秋千，这会子还会红吗？若真要红，那除非你女儿真害病不可。”

祝公远哈哈大笑。他坐在一张炕床上面，将大袖压着炕几。将手伸出来画着圈儿道：“虽然你母亲的话，有些不实在，然而她肯说出这话来，实在是爱你呀。”

祝英台走近一步道：“那是自然。不但母亲爱我，爹爹也爱我。”

滕氏坐在炕床相对的一只墩子上，（注：自唐以前，我国人是布席于地，跪在席子上坐着，两只脚板朝后。晋朝可能用此种法子。自宋以后，跪席这种法子，不大方便，已经不用了。所以作者为读者习惯起见，从略。）将旁边一只座位移了一移。笑道：“英台，你坐下。蔷薇开得很好，你没有摘一两朵戴呵！”

祝英台随母亲的指示坐着。因道：“今天很高兴，连蔷薇花都高兴得懒去摘了。”

祝公远道：“什么事这样高兴？”他用手摸摸嘴唇上的长黑胡子。

祝英台道：“今天王顺回来，据他对银心所说，周士章老先生并没有离开杭州，如今仍旧在尼山设馆授徒。”

祝公远道：“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又何从高兴呢？”

祝英台听到这里，就站了起来，向父亲道：“儿有下情禀报。”

滕氏望了她道：“我儿有什么禀报呢？他是个道德高尚的老先生啦。”

祝英台道：“正因为他是个道德高尚的老先生，才引起我一番尊敬。尊敬就尊敬吧，而怎样又引起一番高兴呢？这

要感谢父母看得起我，自我八岁时候，就给我请了一位先生教授我许多书，教我为人修身之道。后来长到十五岁，爹爹告老还乡，先生就被辞退了。这实在可惜。好比搬梯登楼一般，只爬了一半，梯子又搬走了。如今是登楼既不能够，又不地面上，就这样不高不低，一辈子让我作个半油篓子，这可是读书人的大不幸。现在好了，周先生还在尼山设馆授徒，儿想和国内少年男子一样，也往杭州拜在周先生名下，当几年好学生，将来学得微末功夫回来，不敢说满腹诗书，总比现在半途而废要好得多吧！所以今天为周老先生还在杭州设馆授徒，大为高兴。特意前来，请示儿要往杭州升学，父母的意思怎么样？”（注：舞台上于祝英台要求上杭州的时候，常把花木兰作譬。但花木兰有人说，是北魏人。也有人说，是隋唐人，无论如何，她出世的日子，比祝英台都要晚，似乎不能比。）

祝公远先听祝英台的话，还不明白什么事她会高兴，只管手摸胡子，静静的往下听。后来听到她要学少年男子一样，到杭州升学。胡子也不扯了，望了祝英台，才问道：“你要到杭州升学，你是说着好玩，还是真话？”

祝英台站在那里，还是从从容容的答道：“自然是真话！岂能把上杭州读书的正经大事，当作儿戏？”

祝公远对她身上望着。不觉哈哈大笑。把手指着她道：“我儿在这里，为什么说许多梦话？我们就从孔子手上说起吧？他在杏坛设教，收下弟子三千人。这个数目，真不为少。可是，三千人里面，哪一个是女子呢？孔子设馆，都没有女子，他周士章无非把圣人之学，传授后人，他不能在孔子设馆之外，另设一科，专教女子吧？所以作父亲的人，就

是答应女儿前去，也是碰壁而回呀！所以我说你的话，完全是梦话。”

祝英台一点也不忙，笑道：“父亲的话，未见得完全顾虑周详吧？孔子当年设教，收罗弟子三千人，请问父亲，三千人里面，可断言没有一个女子吗？可断言就没有女子改装的少年吗？你说书上没有传下来，这里面有女子，所以三千人里面，都算是男生。但是你想想看，这能硬说是对的吗？因为女人穿了男装，人家当然晓得，若是女扮男装，无论什么人，都要被瞒过的呀！那为孔子立传的人，当然也会被瞒过的啊。女儿若去，自然要改扮男装前去，这个不用发愁。”

祝公远听说，连说：“岂有此理？”

祝英台道：“爹爹，不要性急。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啦。周朝开国的人，有女子在内，爹爹可曾知道？”

祝公远听说，昂头想了一想，便道：“没有。”

祝英台笑道：“你瞧，这样放在眼前的书，都会忘记，当然女儿要去杭州攻读，算是梦话了。女儿这话，也是圣经贤传上找来的呀。就出在论语泰伯章。曾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译成白话说，舜皇帝有五个能干的臣子，天下就强盛了。武王曾说，我有治理国事的能手十人之多。孔子也很赞叹，说是国家大才，那本是难得的，唐虞的能手也只有五人，周朝盛况空前，共有十个人。不过里面却有一个女子，所以只有九人了。）爹爹，这不是女儿自造的呀。至于那个女子，是武王的母亲，她嫁的丈夫叫文王，所以就恭维叫文母。她真正的名字叫太姒，这似乎没有错吧？”

祝公远倒没有想到她有这么一着棋，便说：“不错，是有的。但这与后人读书有什么相干呢？”

祝英台将头一偏道：“怎么不相干，关联还十分紧密呀！大凡一个女子，自小就不把自己等闲看待，和男子一样读书用功。于是男子可以作的，女子当然可以作。男子们可造就为治国有用之才，女子们也可以造就为治国有用之才。所以女子才不才，还看自己觉得如何而定。就说太姒吧，若不是觉得为将来治国有用之才，凡事不肯用心去学，也不过平常一个妇人罢了。当然，人有贤不贤的分别，读书造就也不能完全一样。但是人只要肯念书，总比不读书的要强上好几倍吧。女儿现埋藏在家里，是祝家一位躺在绣楼上的小姐，再过几年，这绣楼上小姐就不能这样叫了。所以这个日子有这一点儿自悟，应当前往杭州加紧念书，他年读书回家，至少比现在好几倍，也好作一点事出来人家看看。”祝英台一说，道理很多，简直没有完。滕氏坐在身边，没法儿拦阻，好容易，这时有了空隙。

便道：“孩子，你说的都有理，可是周先生不收女生，也没法可想呀。”

祝英台道：“女儿不是说了，可以改男装前去吗？”

祝公远听着英台的话，胡桩气得根根笔直。这时，见英台依然站着没动，似乎还在等父亲的吩咐，便道：“英台，你要到尼山去攻读，这志气是可嘉的。虽说改装前去，可是这不是三五天的事呀！日子久了，谁能说一点儿不出毛病。再说，女人身上破绽不少。像耳朵眼，胸口，都是极不好掩饰的地方，你能长久瞒得过去吗？这个不谈，我们光谈谈礼记吧。曲礼上说，他对男女之别，防范得很严的。凡是男女

衣裳架子不通用，叔嫂不通音讯，外言不得进入门槛以内。请问，这种防范之下，周士章的学馆，女子进去不是很难吗？再说，你对父母的教育，应该听的。父亲痴长几岁年纪，说是不能前去，一定就不能前去。你不听父言，那就为不孝。”说到这里，禁不住生气，气得直把大袖在几上左右乱拂。

祝英台看到父亲这种情形，知道一定不让去杭州的了。但话在口里，还是要说。便道：“爹爹的话，当然是疼女儿的。但父亲的说法，经女儿仔细考量，都不会实现的。第一，儿知道身上有破绽，而且比别人知道多得多。这一些破绽，儿一定会掩藏起来，爹爹不必挂心。第二，爹爹叫女儿守礼，这一节女儿更知道。但圣人告诉我们，在紧要关头，还应当从权呀！这在孟子离娄章上，他说，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译成语体文，淳于髡问，男女之间，要放下或拿取一些东西，都不宜手对手的接授，这是守礼吗？孟子说，是的。淳于髡说，嫂子被水淹了，也应当用手去救吗？孟子说，嫂子淹了，还不用手去救，那是豺狼了。）当今的中国，被人占去了一半，晋朝的天子只好避居南京，这还不是嫂被淹了吗？我们应当救一救呀。男女授受不亲的守礼，现在来不及讲了。第三，说女儿对父亲说话不听，就为不孝。现在孩儿攻读杭州，正是讲求大孝。有一天学业多少有些成就回来，当然不敢说对晋朝天下，有什么贡献，但是比现在绣楼小姐，那总要好得多吧？这难道不是作爹爹所愿意的吗？”

祝公远听了这话，摇着头道：“这还了得，一律强辩。从今以后，你要准备三从四德，紧守闺门，如其不然啦，